

寄詩魂



寄  
詩  
魂

曹葆華著

廿八、十四、志、以、詩、於、北、平、西、單、商、場、之

獻  
給

子沅，念生兩兄

著  
者

## 序

我近來愛想自己這二年創作的過程。但是每次回想，我首先總想着子沅。因為沒有他，這一本集子恐怕就不會產生出世。

記得是去年秋天我寫詩不到半年的時候，我對於自己創作的能力，起了絕大的懷疑。我不相信自己以後能寫出好的作品。我很想一心唸書，對於寫詩的工作不再過問；免得將大好的光陰虛度過去，到後來方追悔不及。可是自己又猶豫徘徊，不能毅然決定。正當這時候，我突然接到子沅由安徽寄來一封信。他說在清

華週刊上見過我一兩首詩，不同凡響，望我將全部詩稿寄給他看。本來子沅與我，素不相識，雖然他是清華同學，但我到清華他已畢業出洋了；我雖知道他是中國有名的詩人，但我想他決不知道我這樣一個無名的學生。我那時接着信，一面感覺驚訝，一面感覺羞愧。我寄詩給他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猶豫不決苦痛的情形。我請他看完我的詩後，給我一個嚴正的批評，替我決定將來應走的道路。不久，他的回信到了，他說我將來希望很大，望我好好努力。以後又常常寫信來鼓勵我。因此我又繼續寫詩，到現在成了這一本集子。

現在詩要付印了，我不能不感謝子沅。我祇有將這本集子呈

獻與他。雖然我們至今還未晤面，但他給我的幫助，是我這一生不能忘記的。我想在我們的友情上留一個紀念，我將他給我的那封信公開在這裏。

葆華兄：

你的詩些我已讀過了，我覺得有許多首是很可愛的；現在把我的讀後感向你說出來。

柯勒律基在他的「文學日傳」(Biographical Liferaria)裏

面曾經說過，要看一個新興的詩人是否真詩人，只要考察他的詩中有沒有音節；這一句話我覺得極有道理。一個運動家若是不會天生得有兩條完美的腿，他的前程一定不會光明。

音節之於詩，正如完美的腿之于運動家。肺部發展了，肌肉鍊成了，姿式正確了，運動家的頭腦具有了，倘如缺了兩條好腿，那就這一番苦工夫雖說不至于枉費，成就却不會十分遠大的。想像，情感，思想，三種詩的成份是彼此獨立的，惟有音節的表達出來，牠們才能融合起來成爲一個渾圓的整體。

就新詩舉一個例子來講，那個「放情地唱呵」的詩人汪靜之，處女作「蕙的風」出版之後，有許多人爲他失望；然而就音節講來，那一本詩實在是遠勝似「草兒」與「冬夜」。果然不錯，他的第二個詩集「寂寞的國」裏面有幾行很

好的詩：

自古來牠就伸着向世界，

要想抓到那心中的希冀——

到現在牠空着，一無所得……

但是仍然伸出，抓個不已。

——「一隻手」

你作的「給——」裏面第一段……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就立在身邊，

滿懷的情緒相遇着又不敢明言！

你切莫要笑我愚鈍癡獸，是原先



我活潑的靈魂顛倒了在你腳前。

用一種委婉纏綿的音節把意境表達了出來，這實在是一個詩人將要興起了的吉兆。

另外還有一種徵兆，可以因之預測你將來若是能得到充分的材料，一定會創造出一些偉大的詩來。那便是「呼禱」一詩。西方文學中有一句名言：

*See life steady, and see it whole.*

誠然觀察人生，不僅是要用鎮靜的態度，並且要全盤的把牠觀察。現在的新詩，有一部份是感傷作用的，這便不算鎮靜；還有一部份是囿于自我的，這便不是全盤。「呼禱」一詩

能夠透澈的來觀察全盤的人生，即如求智的一段中有

但如今飛過了青春的良辰，

我仍然獨站在荒冷的郊野，

緊抱着這赤裸裸跳蕩着的心。

我不見一叢綠林，可以避風雨，

可以鎮靜着這不安定的靈魂。

又如返自然的一段中有

看蜿蜒如帶五色的虹霓，

我跳蕩的心神，雜亂的思慮，

曾一度得着了靜穆平怡。

但轉瞬間我澎湃的心泉，

又像子午海潮，突然湧起。

最後如，最好的例子來了，人生的一段中有

上帝，人說生命是甜蜜的酒漿，

你喝了一口還想再嘗；

又說牠是苦澀的藥酒，

滴一點進口就刺透心腸。

但我端起杯不住的傾飲，

總嘗不出那苦甜的真象——

我只覺得牠是一杯白水，

沒有溶和着半點蜜糖；

淡泊中咬不出任何滋味，

空使你的腹中起了慾望。

這決不像一個年青的詩人所作的詩，這實在是能夠 See it  
fe Steady, and See it whole ]。

「呼禱」是我認為全集中壓卷的一篇詩，其次便推描寫  
確切的「問」，情調豐富的「當春充重返人間」一首十四行  
詩，譬喻精當的「詩人之歌」，音節宛轉的「給——」，章  
法新穎的「她這一點頭」。另外有

蟋蟀喚叫飛螢

一行，我覺得是一個好行。

承詢及近作特抄出最近作的一首十四行詩寄給你看。我的第二個詩集定名「石門集」；自從「草莽集」以後的詩，一直聚到現在，共得六十首左右，刪去二十首，餘下四十首左右。便成了一「石門集」。

朱湘

附錄十四行詩一首

自勵

誰要走朝陽的路去三山

尋不死之藥，他必得拏舵

交給方士，長久望星的，莫

切莫辜牠交給童女，童男，

帶他們去，並非爲的航船，

是爲了山中的，那種丹藥

天眞可以看見，不須尋索，

凡人，任多麼跋涉，總盲然，

去了，才知道何以那拋妻

祿的徐福，情願在東海濱

那縹緲的山上，一生迤邐，

秦始皇帝能夠南登會稽，

北登嶧山可惜他想靠人  
尋藥來替自己延年益壽！

# 目 錄

她這一點頭	一
歌	三
夜歌	六
悼	九
寂寞	二三
問	二六
平常話	二九

一	三	六	九	二三	二六	二九
---	---	---	---	----	----	----



寄故鄉

三二

詩人之歌

三九

呼禱

四六

給——

六〇

多謝你

六三

我忘不了

六六

戀

七一

詩人

七四

寄洛蒂

八一

寄詩魂

八八

十四行

一〇二

十四行

一〇四

夜歌

一〇六

天呵

一〇九

飛駒

一一二

影

一一五

再寄詩魂

一二二

別

一三六

愁苦

一四一

你莫要

一五〇

馬  
十四行  
又寄詩魂  
訴  
歌  
不同  
有一次  
寄——  
我的生命  
獻

一三三  
一三五  
一五七  
一七二  
一七五  
一七九  
一八一  
一八四  
一八八  
一九一

## 她這一點頭

她這一點頭，

是一杯薔薇酒；

傾進了我的咽喉，

散一陣涼風的清幽；

我細玩滋味，意態悠悠，

像湖上青魚在雨後浮游。

她這一點頭，

是一隻象牙舟；

載去了我的煩愁，

轉運來茉莉的芳秀；

我佇立台階，情波蕩流，

剎那間瞧見美麗的宇宙。

一九二九

# 歌

(一)

山色反映着月光，

晚風送來了清涼；

他一人來到山邊，

悄悄地站立石旁。

呵！來到山邊，

站立石旁，

他本是等候那美麗的女郎。

(11)

蜻蜓在水上飛翔，  
荷花發出了清香；

他獨自徘徊湖畔，  
默默地俯首思量。

呵！徘徊湖畔，  
俯首思量，

他是在想念那美麗的女郎。

(三)

天海掀起了雲浪。

雨點在空中飛揚；

他依依離開山坳，

孤冷地才于道土。

呵！離開山坳，

才于道上，

他不會聽見那美麗的女郎。



## 夜歌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萬朵白雲在腳下縈繞，  
爛熳的羣星頭上閃耀，  
一輪明月向前途導引，  
清淡的天香流蕩周遭。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蒼茫的海面捲起波濤，

山嶽重重滿披上素縞，

輕風吹來雲雀的清歌，

天鵝萬千環繞我舞蹈。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陰森世界已化爲虛渺。

萬彙的聲息沉入寂寥，  
我沿着太空慢慢遨遊，  
在銀河岸上疾呼長嘯。  
哈哈！我樂極了！我樂極了！

一九三〇

## 悼

——敬獻於沫若先生之靈——

我雙手緊緊掩護着胸膛，  
隻身走來這荒涼的山上；  
不管天邊爬起了新月，  
冷風吹送過幾陣雁行，  
我祇提起骯髒的衣裳，  
蒙上眼眶將眼水組織；

高聲呼起樹間的烏鴉，

喚來溪邊螢火的輝煌，

同在這天悲地愁的夜裏，

大聲哭悼偉大天才的隕喪。

去

呵；沫若先生！你絕世的英雄。

茫茫萬古罕有的豪壯！

雙手安定文壇的基石，

荒野上築起藝術的宮牆；

一身披掛反抗的鎧甲，

在魔鬼的陣裏橫衝直撞；

你是千萬青年靈魂的導師，

生命黑道上一顆引路的星芒；

大地難比你意志的堅深，

太陽也不及你智慧的明朗。

我們同是生長在峨眉山旁，

同是養育在大渡河上，

同受過凌雲九峯的涵育，

同賞玩過古國海棠的花香。

祇是你比我早來世上，

更比我早離柔溫的家鄉；

我未曾瞻仰你英勃的風采，

傾聽你滔滔言詞的奔放。

現在你的幽靈飄蕩天堂，

我就有向天望訴我一生的傾望。

你不知我幼年居留故鄉，

血液中貯滿衝天的反抗，

常站立郊野向天呼嚷。

人不自由不如山圈裏的牛羊。

有時我願望肩生雙翼，

一翅飛越三峽的巒嶂；

周覽五嶽摩天的驚奇，

讚賞茫茫海天的雄壯；

口中傾吐出自由的歡歌，

使浩大的穹蒼佈滿歌聲的悠揚。

這時你正當蓬髮赤足，

在東瀛島上高歌「鳳凰」；



心靈包括宇宙的偉大，

氣魄不減海潮的奔放。

每一次西風帶着歌響，

超越巫山來到了岷江渡上；

我平靜的心湖突起波瀾，

安息的靈魂遭受劇烈的震蕩。

有時我還引首凝望着東方，

不知道晚鐘報告天色的昏黃。

你不忍目睹惡魔的猖狂，

把窮人的血肉當作食糧；  
立刻脫下長衫，換上短服，  
拋棄了筆錐，提起長槍；  
大步踏上革命的戰場，  
摧毀那阻碍平等的山嶂；  
你高聲叫醒四方的夢客，  
招來千萬勇烈的少壯，  
同乘山河震動，血雨飄零，  
嚇倒了不少混世的魔王。

這時我正伏處錦城中央，  
含淚忍受禮教的束縛。

忽聞揚子江上傳來戰歌，

哭泣的靈魂竟樂得歡呼跳唱！

我立誓願以鮮紅的心血，

灑在「革命」光榮的旗上；

不惜我頭顱當作磚石，

築起「自由」巍壯的高牆；

但是我束裝剛出夔門，

黃鶴樓邊已成埋人的北邙。

因此我墮入絕望的迷茫，

如黑夜行程熄滅了燈亮；

祇得跟着飛雁走來北國，

猶藏身影在這幽靜的國牆。

我把靈魂在典墳中埋葬，

從朝至晚與古人談講；

不問門外時光的短長，

牆畔的玫瑰送來芬芳；

中原琴琴澗人的戰鼓，

也在我心湖上打不起波浪。

但是你懷抱崇高的理想，  
鼓起熱血仍向前衝撞；  
不爲黃金換賣了靈魂，  
更不怕鋼刀刺上胸膛。  
雖幾次你逃難扮作女郎，  
幾次孤零零漂泊海上；  
你仍高唱激昂的悲歌，  
喚來未死的人們同立戰場；

大家傾灑最後的血滴，  
把灰白的世界改變景象。

前晚三更我走入夢鄉，  
東方升起血紅的太陽；  
遍地佈滿忱摯的歡欣，  
絃樂的音響在空中飄蕩。  
我見你引導千萬英壯，  
頭戴赤冠，身穿着紅裳，  
齊立在茫茫的大海岸邊，

高聲歡呼自由的臨降。

當時平靜的海洋翻起波瀾，  
整個地球都動搖震蕩。

那知這兆徵你滴血塵壤，  
虎狼口裏最後反抗的聲響。

次日東風便送來血腥，  
使我安息的心靈墮入火炕；  
我書中小小美麗的天地，  
頃刻間變成漆黑的羅網。

我一面傷悼天才的消亡，

一面悲憤世界沉入昏茫；

料不到哭聲又驚醒林鴉，

放出了哀歌倍增我的淒傷。

呵！沫若先生！你請安居天堂，

我不信黑暗的人間永無光亮！

天大的冰山有太陽消融，

遍地的野草有紅火燒葬；

大陸若不會沉入海洋，



平等之歌終能夠普天同唱；

那殺人吃人的虎豹豺狼，

明晃晃的鋼刀豈肯容放！？

你待看二十年後的世界，

再不會如此慘白如此淒涼！

一九三〇

今日翻閱報紙，見沫若先生在上海遇難消息，不勝悲憤，

因寫此詩，不過中國報章的新聞屢常失實，希望此次亦復

如是，我的詩祇成一時感情的痕跡而已。

## 寂寞

寂寞呀！你真令人害怕！  
綠紗燈下伸出了爪牙。  
一把扔我在愁幕底下，  
我周身遭受痛苦鞭打。

你唆使靈魂喊叫飢荒，  
在柔嫩心上東衝西撞。

不知道世界這般荒涼，  
我往那裏買愛的米糧？

你喲！頂好施一點恩惠，  
將桌上桂花變成墳草；  
讓我在那裏永遠安睡，  
免得再作人羣的傀儡。

不然，你就請快逃走，  
好讓幻影作我的朋友；

我與他談心，與他握手；  
瞬間看出天地的悠久。

一九二九

## 問

你玩的什麼法寶？女郎！  
每逢你翩然走近身旁，  
我心中就有巨雷作響，  
眼前閃耀五彩的光芒。

我的靈魂飛出了胸膛  
在宇宙之中上下飄蕩：

一時飛到快樂的雲鄉，  
一時又墜入地獄迷茫。

我周身感受盛夏炎狂，  
嚴冬霜雪在頭上飛降，  
剎那間經過春溫秋涼，  
我不知所措，祇覺驚慌。

你玩的什麼法寶？女郎！  
好像上帝不及你高強！

在你身邊我一切遺忘，  
大好天地也變了形像。

一九二九

## 平常話

你既不嫌我窮苦寒儻，  
愛那你就請摸進胸膛，  
這裏不會有妖魔猖狂，  
阻攔着我們登上天堂。

你何必爲我過分思量，  
惟黑暗遮了前途光亮。



要知在愛神翅下掩藏，  
天地間可以橫冲直撞。

並且愛，就當具有勇氣，  
天壓下也要伸臂撐起；  
即使雷火會把人焚斃，  
我也不應有絲毫顧忌。

愛！你是我心中的神靈，  
快快燃起燦爛的明燈。

等宇宙毀滅，天地消沈，  
一點心燄仍閃着光明。

一九二九

## 寄故鄉

故鄉，親愛的故鄉！  
自從我離開你的懷抱，  
投入了人海的波浪，  
東飄西蕩，轉瞬間  
竟滑去兩年的時光。  
現在我伏厲風天沙地，  
惆悵中常把你想慕；

祇是雲山阻人，我不能

翩然歸來，一訴我

苦悶抑鬱的衷腸。

我祇有將心靈的真趣，

付諸天空，任牠向西方

緩緩地飛翔；終有一刻

會來到你的身前，

你在沉靜中能將牠捉上；

寂寞中能將此

絲絲微意，細細地品嘗。

故鄉，親愛的故鄉！

當我在童髦的年齡，

我記得你給我不少的歡欣：

河邊戲水，田野躍奔，

以及爬越山嶺，竄繞叢林，

我那時一身輕快活潑，

童心的門扉浮滿樂雲；

天真的靈窟，完全灌注

大自然神秘的精英。

大自然神秘的精英。

如今我童年雖去，

這涓涓樂泉，還停貯我心；

每當你在幻想中

模糊出現，我心靈深處

便波蕩着已往的餘音。

故鄉，親愛的故鄉！

我記得你那奇秀的

峯巒，蜿蜒的山崗，

清瑩皴墨的流水，

半藏在綠林裡的紅廟黃牆，  
那裏曾恬養過古代傲世的詩人，  
曾產生過當代震世的豪強。  
值我年少氣盛，遍訪奇蹟，  
在那裏我曾踏破春陽。  
有時又邀約同伴三兩，  
擔着食囊，載着酒漿，  
到風光明媚的山崖下，  
賞玩紅梅，又醉酒高唱。  
你的柔和的涵育，雖成已往，

但是我寂寞的靈魂終難遺忘。

故鄉，親愛的故鄉！

你愛我真情的流液，

浸透了我微奧的心底。

在我的記憶中，你種的

樂花美果；雖經過

愁雲瀰漫，悽風吹拂，

那純真的根蒂却毫未變易。

有時在煩惱的重担下，



我的心，我的一身，

頓覺輕快，若是我想起你。

現在我天涯淪落，

他鄉的孤客，滿目一片荒涼，

心願你，虔誠地祈求你，

悄悄地入我的回憶。

故鄉，這靜默純真的愉快，

雖遠隔河山，你必不忍將我謝拒。

一九二九

## 詩人之歌

生命本來是一堵白牆，  
上面沒有稀奇的花樣，  
黑的悲哀和紅的歡暢，  
任隨各人去把牠填上。

人來到世界游走一遭，  
自然會用五彩的顏料，

在白的牆上留下畫稿，  
不管死後有無人知曉。

我原沒有掀天的本領，  
使全球人民跪在埃塵，  
一腳能夠把世界踏平，  
巍然顯露包天的雄心。

我也沒有哲理的幽玄，  
三言兩語能解釋地天。

叫人領着奇特的話言，  
一生努力地求牠實現。

我祇是個「自然」的愛人，  
海角天邊願處處遊行，  
水的風光和天的幻影，  
深映入我冷靜的衷心。

我祇是個「道德」的叛逆，  
咒罵禮教常殺人流血，

口發雷霆把邪魔打擊，  
免得世上再存留妖孽。

我祇是個「美麗」的頌徒，

願汗泥坑中現出花樹，

滿天全是優美的畫圖，

醜惡的一切藏入雲霧。

我祇是個「永久」的歌者，

願一切變成光明雄偉，

時間堆起不斷的城巖，  
人們在上面不見冥晦。

總之我是尋常的尋常，  
心中祇有智慧的燈亮，  
手抓宇宙我張目遙望，  
看見真理馳放着光芒。

這是上帝給我的聰明，  
好到世上平安地遊行。

免得墮入繁華的中心，  
偉大的靈魂受了傷損。

我的詩歌原不是歡唱，  
但也非那悲哀的餘響，  
這是心潮自然的奔放，  
流出唇邊變成了詩章。

我不注意牠變紅變黃，  
將牠貼在生命的牆上，

我不注意牠變紅變黃，  
將牠貼在生命的牆上。

跟着時光在空中發亮，  
牠也許永生，也許短喪。

一九二九



## 呼禱

(一)

呵！上帝，仁慈的上帝！

請張開你那聰慧的兩耳，

聽聽我心靈真切的話語。

我不是向你懺悔罪過，

求聖潔的露水把罪惡沖洗；

也不是向你祈禱幸福，

願快樂的花果向我施與。

我是胸中有無名的苦痛，

一切的愁思堆積心裏；

不能夠再讓茫茫的未來，

如陰暗的雲霧在眼前掛起。

我在這二十歲淒涼的生日，

願將滿懷的骯髒傾吐在地；

趁着微弱的生命未停止顫動，

向你呈述我死前一切的悲悽。

(11)

記得你，上帝，親自將我送出天國，  
我拉着你的手不肯分離。

你拍我的頭，笑嘻嘻向我講：

孩子，莫要讓眼淚打濕臉皮，

悲哀的毒蛇咬住柔嫩的心脾。

你莫講繁華熱鬧的世上，

聽不到偉大的鈞天神樂，

美麗幽妙的天使的歌詞。

你祇要懷着我的教訓，

好好地跟着道兒走去，

污水中可得素白的蓮花，  
頹垣下能見玫瑰的紅紫。

惡魔早已飛到天外了，孩子！

前途浩大，祇是快樂的神靈等你。

(三)

但是我同你分別，走進人寰，

睜開銳敏的兩眼觀看：

宇宙形形色色，都捲入了陰暗；

地上沒有綺麗的形影，

天空中也不見光華燦爛。

生命道上滿是塵灰沙礫，

遙遠處祇覺陰森慘淡；

悲嘆愁哭，像是淒風吹拂，

撞入耳裏，使人心驚胆寒。

迷茫裏我像見死屍遍佈山野，

平坦的郊原有血光氾濫。

我見此凶惡離奇的景象，

心靈震動，不禁得高聲哭喊。

(四)

當我沉入昏迷，半死半生，

上帝，你似乎在我心中說：

宇宙原來是慘淡陰沉，

但真理之神能驅除黑暗，

使混亂的萬物轉入清平。

藝術的王宮，自由的寶塔，

在智慧的蔭蔽下展放光明。

我聽着便立志向書山字林裏，

尋訪那超越人羣，萬古不滅的真靈

炎日下汗水浸濕衣襟，

寒風裏周身戰戰兢兢；

自朝至暮我未嘗將足步稍停。

但如今飛過了青春的良辰，

我仍然獨站在荒冷的郊野，

緊抱着這赤裸裸跳蕩着的心。

我不見一叢綠林，可以避風雨，

可以鎮靜着這不安定的靈魂。

(五)

我尋不着真理，憂鬱悽愴；

上帝，你又說「自然」是人類的導師，

宇宙一切智慧藏在她懷中，

深心處含有古今不易的真義。

你去小心的將她服侍

便得無量快樂的賜與。

於是我抓破塵絲的紛紜，

終日逡巡在山林田野；

綠蔭樹下，青瑩草地，

燦爛華麗的百花叢前，

柔媚細緻的籐蘿架底。

我坐着凝望澄碧的天空，

看蜿蜒如帶，五色綺麗的虹霓。



我跳蕩的心神，雜亂的思慮，

曾一度得着了靜穆平怡。

但轉瞬我澎湃的心泉，

又像子午海潮，突然湧起。

(六)

上帝，人說生命是甜蜜的酒漿，

你喝了一口還想再嘗。

又說牠是苦澀的藥酒，

滴一點進口就刺透心腸。

但我端起杯不住的傾飲，

總嘗不出那苦甜的真象。

我祇覺牠是一盃白水，

沒有溶和半點蜜糖；

淡泊中咬不出任何滋味，

空使你腹中起了慾望。

上帝，現在在血液澎漲，

一陣狂烈的火燄燃燒胸膛。

我耐不住再端起空杯，

心靈饑餓，還裝作飲者的模樣。

(七)

上帝，我想超脫一切，

免得柔弱的心靈老受痛苦的鞭策；

自由的意志在囚籠裏受盡災厄。

我想到虛無鄉間，飄渺洞裏——

四面有白色的雲霧圍繞，

不見半點塵埃的踪跡；

一切雜亂刺心的聲音，

透不進這世外的清寂——

在那裏我閉目安眠，悠然而死，

免得白髮的父母撫尸哭泣；

親愛的弟妹悲嘯流淚，

一二知己也垂頭歎息。

我無羈的靈魂遂飛馳天外，

不聽着悲聲，還留幾點別淚，

將雪白的縞衣浸潤沾濕。

(八)

上帝，我想死，並非膽怯懦弱，

向着小貓兒也嚎啕痛哭。

也不是我貪奇好怪，

在希望的火花上將水澆潑。

你看，如今世界上堆滿墳塚，

不論是思想的山阜，心靈的深谷。

墳上滿長着枯黃的野草，

沒有一朵鮮花，美艷奪目。

上帝，在這樣黑暗陰沉的世上，

我怎能口包澀水，還吃苦藥，

朝夕戴着嘻笑的臉龐，

談甚麼橄欖先苦後甜，

人生最後的扎掙裏有無窮的快樂。

上帝，請賜一死，賜我一死，

使我逃出這狹隘幽暗的地獄。

一九二九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就立在身邊。

滿懷的情緒，相遇着又不敢明言。

你切莫要笑我愚鈍呆痴，是原先。

我活潑的靈魂顛倒了在你腳前。

你那一雙眼睛，閃出智慧的光圈，

指示我世道的險隘，無知的可憐。

從那時候起，我推出了雲煙一片，

像盲人重開兩眼，得見化日光天。

你知純潔的東西，不分貴賤高低，

上帝接受着，心裏總是十分歡喜：

所以我不嫌寒儉從，平坦的心底，

取出了這細微的禮物，呈獻給你。

你，光明的天使，定知宇宙的精義——

人是一堆土，沒有愛的神液滲起，



怎能任世上抵禦狂暴的風雨——  
你不會不蹣跚，任黑暗遮了天地。

一九二九

## 多謝你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指出上天光明的大道，

豁然我像跳上了雲霄，

瞻視天宮舞宴的熱鬧——

你瞧，你瞧，

清風唱着歡歌，

明月嘻起嘴角笑，

萬顆星兒開始樂天的舞蹈。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顯示造物佈置的奇巧，

悠然我像躡入了春郊，

領受自然美麗的圍抱，

你瞧，你瞧，

花葉蝴蝶般飛，

溪流活活的叫，

千萬蜂兒哼起長天的歌調，

女郎，多謝你嫣然一笑，  
消去人生尖峭的暗礁，  
泰然我像踏上了坦道，  
贊賞青春醉人的美好——

你瞧，你瞧，

心兒跳出牢籠，

靈魂世外飄搖，

迷茫中我捉着生命的活寶。

#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個春光嫵媚的清晨：

柔陽踱上了簷階，

窗前掠過燕影；

柳陰下閃翅的鶯兒，

唱和溪流清脆的歌吟。

她斜視山外天青，

輕煙逐弄流雲，

俯身欲取花上顏色，

描繪出自然美麗的胸心。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次長夏風涼的黃昏：

蝙蝠草場上飛舞，

牛羊駝走山青；

曲澗邊古老的茅屋，  
默數山廟舒緩的鐘鳴。  
她懶看蜻蜓弄水，  
蝴蝶倦臥蓮心，  
促我快托夕陽回家，  
免得黑夜偷來沿路擾人。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一晚涼秋清夜的月明：

桂香浮繞着亭欄，

蟋蟀喚叫飛螢；

西北天燦爛的星斗，

契賞大地瑩澈的芬馨。

她半臥淺草地上，

兩目吐露温情，

叫我從此休嗟命苦，

她看清楚了我愛她的心。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

這樣漫漫冬夜的孤冷：

黑雲偷走了月色，

冷風天上呼尋；

白楊環繞遠處墳場，

宛如一座陰暗的冥城。

我兩手緊抱心靈，

默索舊日溫馨，

忽聞鴟梟夢中喚言，

悲哀本是詩人們的生命。

## 戀

曙色悄悄爬上了窗簾，  
驚起簷頭烏雀的嘈喧，  
我被裏伸手揉醒夢眼，  
恍見她忸怩站立牀邊。

牆畔的玫瑰午夢方濃，  
風偷香色向亭內吹送。

我倚坐欄杆把書覽誦，  
字行間閃出她的笑容。

烏鴉喚不轉山外斜陽，  
蝙蝠樂得儘搖動翅膀，  
我草上臥聽溪流歌唱，  
林中常傳來她的步響。

午夜的鐘聲帶來淒寒，  
壁上瘦影陪着孤單，

我坐在牀沿撫心慨歎，  
生命被她帶去了一半。

一九三〇

## 詩人

起來喇！夢裏的人們！

打破禮教的枷鎖，

撕去道德的衣巾，

豎起自由與公正的天秤，

來估量天才的詩人，

內心的渾含與深蘊；

讓智慧睜開眼睛，

放出神奇的光明，

你們好疑神瞻視詩人

靈魂的偉大與氣魄的雄峻。

你們莫要恥笑詩人

在窮途中跋涉顛倒，

渴望着幾掬情意的溫存；

好像乞丐呼求糧食，

想延長一刻垂死的生命。

你們祇看他豪放的神情，

卓犖不羈與超然的精神；  
他豈怕孤立荒涼的山頂，  
張開遼闊的胸襟，  
遭受惡風鋼刀般吹削，  
吐出悲哀與淒冷的呻吟！

你們莫要輕視詩人，  
頭上未帶着圓光，  
身上未披着異彩的絢明；  
遂說他心靈的深處，

缺乏熱情澎湃沖蕩，

不能打破天地間霧般的昏沉。

你聽！你聽！

天外傳來美麗的歌聲，

是誰招來——魔鬼與神靈？

那便是詩人宏大的歌唱，

在茫茫大自然播動裏，

喚來大地與山河的回音。

啊！



名譽的槍矛，黃金的刀斧，  
祇能斫殺一切懦夫愚生；  
祇能恐嚇一般昏庸，  
快快賤賣天賦的純真，  
將潔白與清高的心靈，  
無端葬入黑暗的墳塋。  
他——詩人——真理的侍從，  
世上一切的叛逆的首領，  
胸中有赤血沸騰，  
兩臂有撐天的力勁，

豈能爲一時的毀譽引誘，

恐怕惡狗狂牛野豬，

在他的身邊吼叫嘶鳴。

起來！夢裏的人們！

收藏起狂駭與深驚。

詩人原是上帝的驕子

由天堂降生到紅塵，

他爲着愛情而死，

他爲着愛情而生，

愛情是他唯一的生命。

你們不要忽視詩人，

以他行爲的超凡，

視爲天下罕見的妖精，

你們看世上沒有天才——詩人，

人類會失掉不滅的光榮，

千萬年的歷史巨帙，

也祇是白茫茫的幾幅閒文。

## 寄洛蒂

洛蒂，我戀慕的姊妹！

你知否今晚夜色蒼涼，

冷風在梧桐枝上，

摹擬棄婦迷離的泣語；

寒鵲飛入灰白色的茅簷，

躲避星光無情的睜睨。

你知否我此刻徘徊湖畔，

兩手摸撫不安息的心靈，  
胸中瀰漫着秋雨的淒迷；  
看冷月帶上了愁容，  
厭倦地躑躅於無垠的天野。  
你知否，我戀慕的姊姊！  
我兩眼盈盈欲淚了，  
望穿雲天，不聞風聲  
帶來你一二遠道的言語。

洛蒂，我戀慕的姊姊！

自從北風不及從塞外奔來，  
牽挽着你素淡的裙衣；  
亭下的溪水終日咽泣，  
未轉變上天默含的深意。  
你當鴻雁遄返南國，  
竟隻身漂泊海洋，  
跋涉於漫漫的重山疊野。  
此刻時光已非別日，  
飛沙狂風占領了天地；  
我不知你孤冷的身影，

留痕跡於何方何地？

曾幾次慨歎命運弄人，

驚視旅途上風光人物的離奇。

洛蒂，我戀慕的姊姊！

記得烏鴉不怕風沙，

在古城門下偷視別離；

從此我生命的顏色失掉緋紅，

這不耐寂寞的心靈，

也如黑夜的游魂喊叫孤淒。

每當晚鐘敲破黃昏，

我躡步於枯黃的草地，

見人影掠過深林，

常驚喜爲我姊遠道歸至。

不知夜色驅人眼目，

把陌生人扮作了親誼；

風聲也欺我戀你心切，

在樹上學作你喚我的話語。

洛蒂，我戀慕的姊姊！



午夜涼天的愁思，

索取我不少溫熱的眼淚。

你會懂我貧苦，憐我無知，

使我在漫漫的人生道上，

認識了愛情中至上的倫理；

當清風把笑語傳達夕陽，

你又指示我宇宙神秘的意義。

呵，姊姊，我哭泣我生非天才，

不能如中古詩人歌唱神詩，

讚美你聖潔超美的姿容，

使悠揚的歌聲流傳後世。

現在鴟梟啼叫中夜了，

我祇能仰視蒼穹，

願你有聲息從天空飛至。

一九三〇

## 寄詩魂

看呵！遼闊的天空湧起烏雲，  
血紅的日輪向海外飛遁；  
雷霆震燬了天堂的樓閣，  
銀河上消逝億萬的明星；  
巍峨的山嶽突然崩墮，  
大地沉沉被黑暗吞併；  
世間形形色色黯然悲泣，

燦爛的宇宙轉瞬快要消泯。

請快現身，你偉大的詩魂，

至高無上宇宙的神明，

茫茫天地間萬物的主宰，

人世上一切生命的生命！

請快帶着那慈母的溫柔，

歷代聖賢們哀世的憐憫，

出來給我最後的慰安，

灑滴下幾顆熱烈的淚晶。

呵！我不求你招回陽春，  
滿地渲染霞霓的紅暈，  
百花的芳芬充盈寰宇，  
空中繚繞百靈鳥的歌吟；  
我便抓着你無形的羽翮，  
輕輕飛上那五彩的雲程，  
傾聽宇宙神秘的音樂，  
窺探大自然幻變的真蘊。

你看鬼影撕破了我的衣襟，  
我頸上套着沉重的鐵繩，  
熊熊的火簇快燒及身體，  
凜冽的旋風在頭上繞巡；  
我的眼淚好像山泉奔流，  
苦痛的靈魂在心中狂鳴，  
脣邊剩餘着垂死的呼吸，  
投入人間招不來半點回聲。

呵！偉大的詩魂，我生來原非愚鈍，

智慧的光彩在眼中閃明；

胸懷蘊藏着天地的浩氣，

心中潛伏着烈火般的熱情；

我崇拜宇宙包羅萬彙，

仰慕海洋自由的狂奔；

我願在時間不斷的牆上，

刻畫出人類超越的光榮。

但是我舉足跳入紅塵，

失望的冷灰就灑上衣襟：

塵沙蒙蔽了銳敏的兩眼，  
禮教枷鎖着活潑的性靈。

我好像行人夜入山林，

黑暗裏不見一綫的光明；

耳邊祇聽得人類的歎息，

遙應着冷風裏萬物的悲吟。

我因此躡入幽深的典墳，

探索人生奇幻的底蘊；



尋求萬代不滅的真理，  
把枯萎的生命滋養繁榮。  
我不管日月怎樣運行，  
世間換過了多少奇景；  
我祇願燃起希望的燈火，  
在古今的原野上晝夜摸尋。

那知道書中堆滿了疑問，  
書室祇是個埋人的墳塋；  
我消磨了許多美好的歲月，

仍輾轉在黑暗中捉不住光影。

我再不信典籍裏藏有明鏡，

能顯照茫茫宇宙的玄冥；

看那些白髮銀髯的學者，

臨死時誰不歎誤入了迷津？

呵！我胸中瀰漫滿天的苦悶，

靈魂又緊緊守着堅貞；

我不敢歌頌杜康的偉大，

在夜光杯裏淹沒了生命；

我不敢讚美雪崩的玄秘，  
昏沉中消去寶貴的青春；  
那少女們香美紅潤的櫻唇，  
也不能吸引我飄蕩的心情。

因此我想求你偉大的詩魂，  
看護我天生崇高的靈性；  
容許我安臥在你的懷裡，  
超脫那一切塵絲的紛紜；  
我終日依着心靈的搖籃，

口中傾吐出美麗的歌吟，  
溶化生命層層的積鬱，  
引來歡愉的泉流沖蕩胸心。

呵！我還想求你增大歌聲，  
招來宇宙八荒的回音，  
喚醒萬年酣眠的崖石，  
牽挽着晝夜奔馳的日輪；  
使滿天的彗星爲我起舞，  
海底的蛟龍和唱着歌韻；

塵沙裏顛仆的芸芸衆生，  
都匍伏在地上默爾傾聽。

那知我早失掉童年的天真，  
血液中逃走了少壯的精敏，  
生命的顏色消褪了殷紅，  
心靈已沒有超然的反應；  
我不感覺天地雍穆澄清，  
四方的風聲含藏着叶韻，  
太陽能放射燦爛的光輝，

驅散我目前凌亂的鬼影。

呵！我又不能叫起靈魂，

飛馳太空把宇宙繞巡，

捲回海外雲藹的色彩，

招來天鵝環舞的歌聲；

使我重整心裏的破琴，

吻合着天地高低的節韻，

我細細彈出自然的真調，

將美麗的音波送入青雲。

呵！偉大的詩魂，請聽我哀懇，  
快緊緊捉住這絕望的呼聲；  
勿讓他飛進陰沉的世界，  
打破了萬物清幽的夢境；  
人們悼惜天才的消沉，  
齊放出哭聲震撼山陵；  
我一生哀慟愁傷的話語，  
變作後世朝夕誦讀的聖經。

呵！你快抖狂風吹散愁雲，  
海洋息止喧天的悲鳴，  
天空暫停滂沱的血雨，  
急掣的電火捲去雷霆。  
我好扯開遼闊的胸襟，  
赤着兩足，長髮披散後頸，  
大步踏進幽深的墳墓，  
懷抱「永恆」，悄悄與天地同眠。



## 十四行

自從我懷抱天真，告別了童年，

在少壯的塵途踏走，不料愛情

半路上露出花顏，散播着清芬，

誘引無知的思想，在狹道流連。

頻年愁雨，浸蝕了意志的門限，

煩惱鼓動狂飈，死向心靈索命；

因此生命的星火，消沉於不明

不暗之間，吐露着半死的確焰。

我曾幾度叩問蒼天，是否探索

人生的寶藏，祇在女人笑聲裏？

那皈依者的雲堂，詩人的天國，

能否讓苦痛餘生者魂靈歸依？

我每當遠鐘報黃昏，天寂地寞，

常覺死的芳芬，生與愛的別離。

## 十四行

你問我的本領到底多大？

我實在祇能抱着這顆心，

向真理的高山頂上攀爬，

默讀宇宙裏無字的天經。

我祇能在經中尋覓詩句，

合着大自然神祕的音調，

娓娓歌唱，使心靈的真趣，

在歌聲悠揚中憑空馳躍。

我祇能喚起人傾聽神歌，

抓破了縈夢把混世超度；

天地間浮滿快樂的音波，

沒有半點兒悲歎與愁哭。

愛！你要愛我，就爲愛而愛，

莫要用塵思把魂靈殘害。

## 夜歌

我在花徑間躡來躡往，

不知道靈魂飛向那方？

手中玫瑰嗅不出芬芳，

口裏橄欖也不覺清爽。

我呼喚清風快快飛揚，

爲我吹去霧般的悵惘，

將我胸裏硃紅的熱望，

傳與夢中我愛的女郎。

轉首我求皎潔的月亮，

引我走進五彩的雲堂，

那裏會晤多情的嫦娥，

求她幫助我實現懷想。

我不知靈魂飛向那方？

只在花徑間躑躅來躑躅；

口裏橄欖不覺得清爽，  
手中玫瑰嗅不出芬芳。

一九二九

## 天呵

天呵！請給我一種力量，  
打破周遭無限的昏茫；  
推出一條道我好踏上，  
不管是地獄還是天堂。

你看黑暗捲去了光明，  
上下四方馳騁着鬼影，



整個世界變成了凝冰，  
天外和風吹不來溫馨。

我瞧不清萬物的形像，  
我也不覺時光的波浪。  
一切的一切墮入虛茫，  
祇有靈魂在心中飄蕩。

天呵！請給我一種力量，  
打破周遭無限的昏茫，

不管是地獄還是天堂，  
指出一條道我好踏上。

一九二九

## 飛喲

飛喲！飛喲！跳蕩的靈魂！

飛到那九霄雲裏，天河岸邊：

跟着流星在碧空馳躍，

奔馳的電火閃照全天，

彩雲深處自在地游玩，

駕御清風作一個神仙。

飛啣！飛啣！跳蕩的靈魂！

飛到那浩汗洋上，蒼茫海面：

騎巨鯨跨越波山浪嶺，

追逐蛟龍到水晶宮殿，

風靜時伴同水鷗飛翔，

玻璃壁上把金翅展現。

飛啣！飛啣！跳蕩的靈魂！

飛到那古深山中，密綠林裏：

傾聽夜鶯美妙的歌韻，

飄逸的白鶴密密甜語，  
萬籟幽寂你輕敲桐葉，  
播動一絲宇宙的律呂。

飛啣！飛啣！跳蕩的靈魂！

飛出這齷齪泥坑，狹隘囚籠：

快去服侍自由的神靈，

在極樂園裏掩藏行蹤，

莫讓灰塵汙染了潔白，

悲哀潛入快樂的心胸。

## 影

影！你二十年來伴我的親人！

當今夜冷雨在簷前咽泣，

窗外的淒風哭喚月明；

你爲何不怕三更的淒寒，

還悄然站立在白紗帳畔，

對燈無言伴我的孤冷？

你是否担心我夜坐零丁，

樹上烏鴉模糊的夢語，  
或隣屋餓鼠竊食的齒聲，  
將乘我心靈喘息着疲勞，  
劫去胸懷裏捲藏的溫馨？  
或是你怕鴟梟學作鬼鳴，  
吹來幾陣刺骨的淒冷，  
我落寞的靈魂撫慰無人，  
將再沉落於瀰天的愁恨？

影！自我踉蹌來到人間，

你是第一個與我把手問心。

我們在彼此生命的契約裏，

蓋下了永久依合的符印。

當我童年俯身池畔，

弄取水面夕陽的浮金；

或是夜月清麗愛人，

招我階下坐聽蟲鳴；

你常如少女伴隨情侶，

依傍我側，不願有一刻的離分。

即使我燈下承教古聖，



或白露階上仰語羣星；

你又乘清風吹入衣衫

無名小蟲偷食着草青，

輕步前來，給我親密的慰問。

影！記得我曾向你期約，

當一晚飛蛾戲撲紅燈。

我說等待了年華葱鬱，

將大步踏上人生的戰陣，

我願以一腔心血的硃紅，

換取半世英名的轟震；  
縱後日西山墓草高深，  
那路上的行人會指碑歎許，  
訪古的詩人也將踏春尋問。  
料不到愛情却擲來礮石，  
擊破了我這壯大的夢境，  
失望推出了陰霾，  
苦痛灑滴着淒霖，  
使我心靈頓成狼狽，  
不敢再有希望的光彩，

映照我這蓬髮垢面的窮人。

影！從此悲哀設下陷阱，

俘虜了我豪壯的靈魂；

我生命的琴絃失掉節拍，

不能再彈出樂天的歌韻。

每當午夜鐘聲敲叩窗門，

祇有唇邊的嘆息代我答問；

聽隣雞催喚上山的農家，

我早睜目凝望着牆壁，

默計夜長有幾尺幾寸。

影！我豈是你昔日意想中人？

值得你年年依伴的勞頓！

今宵還有這一串淒嘆，

兩眼閃露着熱淚的晶瑩，

請你告我念兒的父母，

烟雲瀰漫的西蜀道上，

不會再有車馬馳回家門。

一九三〇

## 再寄詩魂

呵！你在那裏？偉大的詩魂，  
我窮蹙生命皈依的神靈！  
那矗立雲霄雄奇的山巔，  
月光氾濫中漫長的海濱，  
天野上羣星縱橫的列陣，  
清風搖蕩裏蒼翠的森林，  
以及海天外茫茫的白霧，

我都會飛遍將你找尋。

現在黑雲遮蔽着天心，

腥紅的血雨空間飄零；

喧天的霹靂四方咆哮，

電火焚燒滿地的山林；

一切禽鳥飛逃出巢窟，

猙獰的野獸平原上狂奔；

水土木石皆淒然哭泣，

你仍然是默默掩藏着身影。

呵！你快跨長虹飛下紅塵，  
顯出雄壯偉大的軀身；  
一手招回大地的沉默，  
高聲喚轉自然的清馨；  
使陽春的景色佈滿人間，  
鴻濛的浩氣環繞乾坤；  
我趁着四方寧靜幽寂，  
將苦痛的喧嘩逐出方寸。

呵！偉大的詩魂，記待你前次施恩，  
緊捉着我生命絕望的呼聲；

我方欣然想走進墳墓，

瞧看陰冥世界的形影；

我想一人把握着永恆，

超脫人寰自古的沉悶，

一眠睡去五千萬歲月，

不管宇宙到將來怎樣消沉。

那知我剛剛踏足墓門，



怯弱的巨手就扯着衣襟；  
無限昏迷佔領了感官，  
心中突起驚人的雷霆；  
我恍覺陰風吹來凄冷，  
前途佈滿刺人的荊榛，  
哀慟的哭聲從遠方飄至，  
一陣陣打擊着我戰慄的靈魂。

我同時又想生死的劃分，  
祇一堵牆壁在中間隔定；

不管那牆高直達雲漢，

牆邊縈繞黑濛濛的霧雲。

既然牆東是荒蕪肅殺，

牆西又怎能燦爛光明？

自古哲人都瞧不清牆外，

歷代的詩人也猜想冥冥。

呵！我於是不敢舉步再進，

祇得回首把人世觀省：

天邊忽然張掛起彩虹，

萬點星光環侍着月輪，  
清風播散九天的絃樂，  
茉莉的香色充滿寰塵，  
從前喧嚷跳梁的物類，  
都沉入地中斂藏了形影。

因此我跟着幻想的導引，  
回返人間把舊路踏行；  
希求世界常超出黑暗，  
億兆羣黎向光明裏度生；

過去的時光帶走醜惡，  
未來的歲月含着芳芬；  
偌大一幅宇宙的圖畫，  
滿載着清平和樂的光景。

因此我取出高貴的愛情，  
向着人羣無酬地送贈，  
不問南海島上的少女，  
西天風沙裏蟠伏的老人。  
我希望熱血注入人心。

洗滌靈魂上罪惡的汗暈；

人們不再食自私的漿果，

嘔吐火焰燒燬綿繡的文明。

呵！那知世界是頑石堆成，

人羣滿懷着鬼魔的惡性；

玲瓏心底噴出的血滴，

值不上一縷肌肉的香芬；

潔白胸中傾吐的話言，

祇招來無數咒罵的回應；

我消盡了生命燦爛的靈火，  
反把理想的明鏡碎成細粉。

從此我墮入煩惱的坑阱，  
失掉那衝動生命的車輪，  
靈魂在天空上下奔馳，  
胸中密佈着悲哀的陰雲；  
我常覺時光過得遲慢，  
世上萬物滿蒙上灰塵，  
我日夜拖着無形的鐵鍊，

一步一步向虛暗中進行。

呵！現在我求你聖水幾瓶，

沖洗滿身塵俗的羶腥；

臉上不留苦痛的痕跡，

心中祇儲藏兒時的天真；

我睜目不見人心的腐壞，

伸耳不聞鬪爭的呼聲；

天宇之下我超然獨處，

一片心靈默默與自然融混。

有時我能隨你的幻影，  
逍遙輕快在太空遊行；  
觀看大鵬朝陽裏沐浴，  
閃翅遮掩遼闊的海濱，  
絢爛的日光射入洋底，  
擾亂蛟龍在崖石下打盹，  
鳳凰雙雙飛翔過滄海，  
激起百鳥歡欣的歌聲。



有時我能依你的足印，  
悄悄地一人踱入蓮心；  
偷看花蚊哼唱出歌調，  
招下了星光照耀湖亭，  
多趣的青蛙戲弄蝦蟆，  
笑聲哈哈常衝散青雲，  
夜風愛慕歡愉的世界，  
偷帶着天香從九霄降臨。

呵！偉大的詩魂，聽我哀戀，

請施捨上帝悲天的慈憫，  
垂顧我一腔赤紅的熱血，  
救護這奄奄待斃的生命；  
免得大地滿佈着燐火，  
上下八荒有雷霆轟震，  
我還用雙手擒捉眼淚，  
蓬髮垢面大聲哭向着天庭。

# 別

(一)

是不是要走，真的要走，  
那麼就請用你的自由，  
我也免得再嘮叨不休，  
硬着要江水向上倒流。

快走！  
前面光明的路途，

燦爛的希望等你照顧；  
你切莫遲延將牠辜負，  
我豈能值得你的踟躕？

世上本不容愛的存留，  
人祇要寒愴，誰願配偶？  
你去戴上光榮的冕旒，  
將天下女子任你佔有。

我祇恨當初我的眼瞎；

白紙上面辨不出紅黑；  
你一言一動都含神祕，  
使我不見事後的災厄。  
……

(二)

我的愛，你莫要這樣講，  
摸摸我的心怎樣跳蕩！  
我正爲你的幸福思量，  
纏決心跳入人海流浪。

本來愛是生命的養劑，  
你想誰能夠把牠丟棄？  
沒有愛，世界失掉美麗，  
年輕人個個必定自斃。

愛，我豈不想常伴着你，  
伏在你懷裏躲藏風雨；  
怎奈上帝排定了惡劇，  
我又無方法將牠迴避。

好在我們隔離的中間，  
可用戀想來織成雲片；  
讓牠隨時在天上飛旋，  
傳達彼此的平安想念。

.....

一九二九

## 愁苦

(一)

呵！你不可思議的愁苦，  
爲何偏偏來把我訪晤？  
你一直撞進我的房屋，  
不張聲色，更不打招呼。  
你來就走近我的身邊，



一倒身躺在我的胸前；  
雙手遮掩慘白的顏面，  
還帶幾分少女的腴腆。

你哭泣，激動我的心絃，  
你顫抖，擾亂我的視線；  
我驚問你有什麼事變，  
你不吐言語，祇把頭點。

我同情你想把你婉勸，

望你停止傷心的嗚咽，  
莫要任縱悲哀的黑泉，  
把潔白心胸完全汙玷。

(二)

那知你是狡猾的妖怪，  
常施用巧計把人陷害，  
將人在手中東弄西擺，  
那時你方覺心裏自在。

你乘我剛剛閉目默想，  
就把冷灰撒在我頭上，  
立刻我感覺心裏緊張，  
周圍的景物改變形像。

你見我上了你的勾當，  
臉上露出無限的淒惶，  
你便在門外飄來飄往，  
笑聲衝破周遭的寂茫。

我知誤中了你的邪魔，  
沒有方法能把牠逃過，  
祇得任憑你怎樣苦磨，  
不敢說你有一二過錯。

(三)

從此我墜入濛濛黑霧，  
瞧不見前途也無歸路，  
終日祇在露天下站住，  
凝望着穹蒼發出悲呼。

有時我見美麗的鳩酒，  
很想拚命地吻他幾口，  
不料我剛剛端杯在手，  
你却把勇氣完全帶走。

我在失望中強求幸福，  
臉上也曾把笑容展出，  
期待着光明將我盪沐，  
慘淡的雲霧漸漸消沒。

那知你見我心神徜徉，  
悄悄在背後擊我一掌，  
使我恍惚又墜下天堂，  
墮入地獄找不着方向。

(四)

呵！你不可思議的愁苦，  
我知道你的能力昭著，  
你能張掛彌天的黑霧，

能將黑沙在地上平鋪。

快樂的花果你能剷除，  
美麗的圖影你能遮住；  
不讓世界有光明照顧，  
虛渺人生有歡愉調度。

你喲！我不敢存心叛變，  
掙扎着去把快樂發現，  
我祇有拜跪在你腳前，

懇求將恩惠施捨一點。  
你讓我把你變成詩意，  
詩中創造美麗的天地，  
我一人悄悄藏在那裏，  
將世界一切全全忘記。



## 你莫要

你莫要笑我癡呆癡狂，  
身上披着檻樓的衣裳，  
蓬亂的頭髮散在額旁，  
面目骯髒像乞丐一樣。

你莫要笑我癡呆癡狂，  
站在人前便耳赤目眩，

口邊唸着奇妙的詩章，  
酣笑中時常淚流面上。

你莫要笑我癡呆癡狂，  
常常抬頭把蒼天凝望，  
溪邊伴語綺麗的殘陽，  
冷風裡一人踱來踱往。

你莫要笑我癡呆癡狂，  
不能玩弄奇巧的花樣，

自己把世界看得雪亮，  
一切的形色總會消亡。

一九二九

## 馬

從前我是雄駿的駒馬，  
兩眼展放五彩的光霞，  
萬縷青烟繚繞着四脚，  
口發雷霆把山河叱咤。  
我曾想一日走遍天下，  
能東起黃海西到流沙，  
飛騰上天空俯看世界，

顯出萬古獨有的豪華。

現在我不料變成驚駘，  
胸中儲藏滿天的悲哀，  
站立在風中不住顫抖，  
露天下又怕紅日高曬。  
我只想背上卸下負載，  
終日獨處在荒遠山外，  
瞧着時光從身邊掠過，  
悄悄地引我走入墳台。

## 十四行

當春光重返人間，黃鸝在柳陰  
傾吐美麗的歌吟：我獨來湖畔，

賞玩水底的天青，與風香雲淡

挽托着鐘聲，飄過新綠的山林。

我於是伸手揷着胸襟，想數清

年來生命的收穫，料不到苦難

憂愁，早填滿心靈，那都是孤單

培養的，牠們已經把精神耗盡。

我歎童年的天真，少壯的希冀，

全被時光偷去；那西方的彩霞

正如我往昔夢裏的顏色，霎時

也會黯然消滅。但是夕陽西下，

到明天還能再來；生命的游絲

却經不起幾次風吹，幾回雨打。

## 又寄詩魂

呵！這成了一個什麼世界？  
宇宙的景象又驟然更改：  
血紅的日輪在地上奔馳，  
墨黑的雲霧把山河蒙蓋；  
明星萬千向塵沙裏隕落，  
紫烟濛濛遮蔽着天臺，  
喧天的霹靂從地中奔出，



電火輝煌儘在空間徘徊。

詩魂！我生命嚴正的主宰，

塵世上萬物至高的總裁！

你快請脫下燦爛的衣袍，

揭去你崇高巍峨的冠戴，

把九天的光明從手中展放，

萬古的智慧掏出胸懷，

使所有的紛亂寂然消滅，

天地間恢復那原始的和諧。

呵！你莫讓蛟龍跳出洋海，  
兇惡的豺狼跑下山崖，  
獅子狂嘯驚動了地魄，  
鴟梟的呼叫逐走天籟；  
曠野平原滿堆着骷髏，  
人類的聲息逃出世界，  
倍大的宇宙瀰漫着妖氛，  
一切都沉入混亂的狀態。

你看我頭上縈繞着陰霾，  
眼中逃走了五彩的雲霧，  
冬天的霜雪侵入肌膚，  
心中的血液如海潮澎湃；  
我雙手緊挽疾馳的狂風，  
兩腳齊踏在萬古的蒼苔，  
我圓睜兩眼仰望着天空，  
落寞孤凄老將你等待。

呵，詩魂，你知我保持靈魂的偉大，

固守生命聖潔的光彩，

我不敢遠離精幽的境地，

走到那繁華喧嚷的世界，

我恐怕心靈遭受污穢，

崇高的理想墮入塵埃，

把上天給我神奇的智慧，

爲幾許歡愉，遂賤價售賣。

所以我從前兩次膜拜，

請你施與上帝的慈愛；

我不再渴求死裏的芳芬，  
把高貴的靈魂在土中掩埋，  
我也不追尋人間的榮華，  
在虛渺的夢中建築樓台；  
我祇是撇開寬大的衣襟，  
投入大自然美麗的胸懷。

當那春光來到了人間，  
山林裏變成仙靈的境界；  
我便披戴着皎潔的晨輝，

花叢間一人踱往駛來，  
我瞧看薔薇露出花容，  
默默凝視天空的雲靄，  
活潑的黃鸝掠過柳陰，  
伴着飛燕在溪邊盤徊。

當那雷霆從天外飛降，  
一手擘開滿天的陰霾，  
我趁着頭上停止了滂沱，  
一人登上險峻的山崖。

我觀看紅日在天邊留延，  
舒緩的清風吹拂洋海，  
白色的天鷲半空中飛舞，  
娓娓歌唱着天地的和諧。

當那月光洗浴着大地，  
爛漫的羣星交放奇彩

我品嘗丹桂神祕醉香芬，  
在清幽的湖上獨自徘徊；  
我傾聽蟋蟀唧唧的聲音，

跟隨夜風從林中走來  
古老的梧桐唱出清歌  
讚美深夜裏靜寂的世界。

當那雪花飛遍了天地  
銀白的光輝映照四海  
我不怕北極吹來冷風  
一人踱往荒遠的郊外；  
我瞻視天空淡然一色，  
萬里江山無鳥獸往來



百物停止交互的喧嘩，

沈寂中顯示宇宙的安泰。

呵！現在一切却大大改變，

自然失掉了已往的奇玄：

疾馳的狂風捲來悲哀，

喧天的霹靂震不變愁顏，

雨聲祇驚醒酣睡的靈魂，

暗淡的陽光也刺人雙眼，

我落寞的靈魂呼號喊叫，

受不了苦惱鋒利的羽箭。

詩魂，你請說世界遭受變遷，

還能否恢復往古的幽閑：

那神秘的天香蕩越寰宇，

五彩的雲霞舖蓋地面，

四方環繞和緩的清風，

雲雀的歌聲在空中迴旋，

我靈魂跳出苦痛的深潭，

自由馳放，嚙飲快樂的流泉。

呵！你快請指出一條路線，  
把黑暗與光明分在兩邊，  
不管四方咆哮着魔鬼，  
前面有惡蛇噴吐出毒涎，  
滿地閃着慘暗的燐火，  
刺骨的陰風在頭上繞旋，  
你讓我放出宏壯的呼聲，  
將一切的醜惡叱咤詈譴。

你讓我的呼聲在空中盤旋，

江河山嶽把波浪傳遍，

沉醉的少年從夢中驚醒，

老弱睜開昏黃的雙眼，

大家看清這宇宙的混亂，

早不是伴日水般的沉悶，

共同高撐起時代的樑柱，

另外倒出一個美麗的大地。

那日月展放柔和的光焰，

大地上遍佈甜蜜的露泉，  
樹枝上結滿歡愛的花朵，  
風聲中含藏着美妙的音絃；

人們欣然以天地爲家，

把山林原野當作庭院，

潔白的胸中浮蕩着天真，

不知道人生有半點熬煎。

呵！詩魂，我已捨棄舊夢的纏綿，  
踏熄往日希望的火焰，

祇願人人在蒼茫的宇宙，  
能享受生命無上的美艷；  
你快給與我哀世的同情，  
將歡愉的光彩投入人間，  
免得我捧着赤紅的心兒，  
不見理想的旗幟在空中飄旋。

## 訴

愛！你祇要一走我就得死，  
決不會還有片刻的延遲，  
你想這生命沉重的負擔，  
缺了你，我一人怎樣撐持。

本來這條命我早想結束，  
省得心兒在苦痛中沉沒。

若非你那晚允許我要求，  
能伏在你懷中永久過活。

近日來一切味發生變化，  
不知你爲何竟突然變卦，  
你常給我白眼使我悲泣，  
說句話氣得我終日咨嗟。

現在你更要離了我遠走，  
不管我拉着手苦苦哀求。



你祇想去尋快樂的門庭，  
忍心扔我在那陰山背後。

好！你去若有不幸的時辰，  
月光下顯出身影的孤冷，  
你便請想到那幽深墓裏，  
躺臥着一個你遺棄的人。

# 歌

(一)

假如世上有一個女郎，  
像那西方徘徊的月亮，  
有那樣的美，  
有那樣的光，  
我這一生總不會悲傷，  
我這樣地想，

# 歌

(一)

假如世上有一個女郎，  
像那西方徘徊的月亮，  
有那樣的美，  
有那樣的光，  
我這一生總不會悲傷，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樣地想，

我這一生畢竟是悲傷，

因為世上不會有女郎，

有那樣的美，

有那樣的光，

像那西方徘徊的月亮。

(二)

假如世上有一個女人，  
像那天心飄浮的白雲，

有那樣的清，

有那樣的靜，

我這一生會不會淒零？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樣地問。

我這一生畢竟是淒零，  
因為世上不會有女人，

有那樣的清，

有那樣的靜，

像那天心飄浮的白雲。

## 不同

那天我瞧見她的名字，

心裏會浮出滿天的歡喜；

因為我在那字兒中間，

發現了宇宙至上的美麗。

今天我瞻仰她的容貌，

胸中却湧起滿天的煩惱；

因爲我在那眉目當中，  
祇瞧見萬古人類的好狡。

一九三〇



## 有一次

有一次我曾這樣設想，  
當樹上黃鶯歌頌着春光，  
我說世上有愛我的女郎，  
我將向着她放情地歌唱。  
我將歌唱她白嫩的臉龐，  
我將歌唱她素淡的衣裳，  
我將歌唱她身上的一切，

像樹上黃鶯歌頌着春光。

可是我雖然這樣設想，  
世上却沒有愛我的女郎。

有一次我又這樣想過，

當一隻雁鵝正飛渡天河，

我說天地間有女人愛我，

我願意爲着她把生命消磨。

我願意爲着她行走沙漠，

我願意爲着她海上奔波，

我願意爲着她忙碌勞苦，

像那一隻雁鵝飛渡天河。

可是我縱然這樣想過，

天地間總沒有女人愛我。

## 寄

你也許不知道，  
我也曾經熱烈地將你愛上，  
從那天我徘徊綠陰樹下，  
瞧見了你悄悄走過池塘。  
我愛上你那輕淡的素裝，  
我愛上你那天真的模樣，  
我愛上你那活潑的姿態，

那活潑中含藏着無上的端莊。

你也許不知道，美麗的女郎！

我愛上你就把一切拋荒，

整天我徘徊在綠陰樹下，

等候你悄悄再走過池塘。

我望你給我眼裏的靈光，

我望你給我話中的芬芳，

我望你給我笑裏的溫柔，

那溫柔中又帶着不盡的清爽。

你也許不知道，美麗的女郎！

我有幾次會無端地奔忙，

因為我徘徊在綠陰樹下，

不見着你悄悄走過池塘。

我祇得走向附近的村莊，

我祇得走向四周的圍牆，

我祇得走向各處的房舍，

在那些地方仔細地將你探訪。

你也許不知道喲，美麗的女郎！

現在我已經是病入膏肓，

我不能再徘徊綠陰樹下，

等候着你悄悄走過池塘。

我祇有希望你身體健康，

我祇有希望你心兒歡暢，

我祇有希望你獲得愛情，

在愛情中享受着生命的久長。

##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一張白紙，  
上面沒有絕妙的文詞，  
雖然我寫了許多年日，  
祇是幾行模糊的黑字。  
上帝！

請給與我神秘的啓示，  
一手抓着宇宙的大智，



我能寫出偉大的詩歌，  
使萬人歡唱忘却生死。

不然，

我求你把這白紙焚燬，  
像一縷青煙倏然消逝。

我的生命是白紙一張，  
上面全無美麗的花樣，  
縱然我畫了不少歲月，  
滿紙仍是無限的悵惘。

上帝！

請指示我愛情的寶藏，  
兩眼看見天地的靈光，  
我能畫出五彩的長虹，  
緊緊貼在永恆的牆上。  
不然，  
我願你將這白紙撕碎，  
讓惡風吹向四方消亡。

一九三〇

## 獻

城上已打過夜半的更響，  
四周的樓房早熄了燈亮，  
我一人站立冷靜的街頭，  
兩目圓睜把西天瞻望；  
我不管北風掀起衣裳，  
將滿頭的長髮吹散肩上，  
慘淡的月色撒蓋地面，

顯出我身影無限的淒涼，  
我在這天寒地冷的夜裏，  
遙想着萬里遼遠的家鄉。

呵，母親，我仁慈的老娘，  
零落身世裏心愛的親長，  
二十年來養我的恩人，  
衰頹老弱五十歲的孤孀！  
你請趁着這夜色蒼茫，  
明朝的星宿排列天上，

山河沉入死般的靜寂，  
一切的人們安臥睡鄉，  
你仔細聽我山裏的話音，  
潛藏在胸懷裏遠大的期望。

我想你此刻還把我懷想，  
一人呆呆坐守在空中，  
面對着油燈發出歎息，  
止不住熱淚流出眼眶；  
你怕我固守意志的堅強，

常常忽視身體的健康，  
直到午夜還埋首書案，  
不顧那冷風吹進門窗，  
你怕我現在沉入病中，  
躺臥在牀上無人侍養。

呵，你不知我早改變志向，  
現在已離開學校的門牆，  
我會把書籍完全拋棄，  
又焚燬自己心愛的詩章；

我此刻肩上負着行囊，  
獨自徘徊在十字街上，  
周身充滿沸騰的血液，  
眼前閃着希望的紅光，  
我等候那東方太陽升起，  
將大步踏上革命的戰場。

呵，母親，你早知我年少氣壯，  
筋骨中注滿一切的反抗；  
我不怕統治天下的權威，

我不懼壓迫人類的豪強；  
我祇知順從意志的驅使，  
決定我勇往邁進的方向；  
我祇能任縱熱血的汎濫，  
建立我崇高偉大的理想；  
對那主宰宇宙的神靈，  
我也不願有絲毫的容讓。

所以三年前我離別家鄉，  
你親身送我到大渡河上，



直到船舟向江中推移，  
你的眼淚仍不住滴滴；  
你教我以後把身心靜養，  
莫要縮任天性的猖狂，  
我要不負你終生的撫育，  
能承繼家門高潔的風光，  
現在你已是老年落寞，  
祇有我是你唯一的兒郎。

因此我那時來到北方，

一人安處在幽靜的園牆，  
緊緊記着你哀憫的話言，  
把整個心靈在書中埋藏，  
我不管身上破壞了衣裳，  
窗門外爬過去多少時光，  
也不問世界旗幟的變換，  
戰殺的呼聲震動四方；  
我終日壓着沖蕩的熱血，  
與古代的賢哲交談來往。

我祇想展放天才的光芒，  
顯露胸中智慧的燈亮，  
揭出「自然」無窮的秘密，  
踏上「永恆」浩大的土壤；  
我伸耳能聞天外的絃聲，  
聽得地中沉鬱的歌響；  
我睜目能見往古的榮華，  
瞧看將來燦爛的景象；  
大宇宙一切形形色色，  
我都能變成美麗的詩章。

呵，那知我心境陰暗昏茫，  
眼前瀰漫着漆黑的霧網；  
我不見天上灼爛的紅日，  
深夜裏林間幽靜的月光，  
我祇覺四方奔馳着狂風，  
空中隱約有哭聲的淒愴；  
我會經唱破宏大的歌喉，  
吐盡這胸中氣勢的奔狂，  
但不聞一聲快樂的回應，

歡愉的花朵在四周開放。

因此我覺悟心靈的顛狂，  
未認清人生正大的方向，  
忽視了歷史進展的軌道，  
不會見時代潮流的波浪；  
我祇是馳放浪漫的靈魂，  
在虛茫的空間東衝西撞，  
我僅憑藉着飄渺的幻想，  
飛出天外把快樂尋訪；

我思想未曾走入人羣。

看見世界中真確的景象。

呵，那知我世上舉目一望，

四方又祇是淒慘的景況：

少年人在日下直流血汗，

寒冷的夜裏未穿着衣裳；

老人在溝壑中啜飲汗水，

顛倒風沙裏辨不清路向；

茅屋內充滿兒童的悲啼，

終日終夜未得着飯嘗，  
婦女們個個眼流血淚，  
跪拜在階下禱求上蒼。

但是那有錢人安居樓房，  
晝夜忙着把快樂獨享，  
亭台上放射奇異的燈彩，  
門牆中浮蕩歡歌的聲浪；  
他們還時時將窮人壓榨，  
盡力吸取勞苦者的血漿；

四野傳來悲慟的呼聲，  
打不動鐵石鑄成的心腸；  
呼天叫地懇切的哀求，  
抵招引笑聲在空中蕩漾。

於是我熱血在四肢澎湃，  
心中頓起喧天的繁囂，  
幽閑的意志逃入雲霄，  
已往的玄思絕了方向；  
我不能再唱神秘的歌詞，



把個人的歡樂織成花樣，  
我不願獨處幻想的世界，  
將有用的時光擲入虛茫，  
我祇想利用強健的生命，  
爲着大眾把幸福增長。

呵，我現在決心振起力量，  
走入羣衆高聲地呼嚷；  
叫起田間倦臥的農夫，  
喊出工廠裏疲勞的工匠；

那困苦的兵士逃出軍營，  
奔忙的車夫齊集街上；  
各人提起沉重的斧頭，  
肩上抗着尖銳的長鎗，  
大家站立在同一的戰線，  
向前爭取那「自由」的曙光。

我們焚燒那巍壯的宮牆，  
斫殺一切凶惡的豪強，  
搗毀層層黑暗的牢獄，

把可憐的囚犯完全解放；  
我們剷除那田土的界限，  
廢去社會上不平的法章，  
遍地插起革命的旗幟，  
使赤紅的顏色反映日光，  
大聲唱出勝利的歡歌，  
那宏壯的聲音能震動穹蒼。

呵，我不害怕隆隆的砲響，  
凶暴猖狂降在我頭上，

寒光閃閃鋒利的鋼刀，  
惡毒無情刺進我胸膛；  
我知道建築「平等」的臺閣，  
要無數的頭顱填起高牆，  
洗滌大地上腥羶的污穢，  
需用青年們赤紅的血漿，  
看歷代革命成功的允榮，  
誰不是億兆生命的代償。

呵，母親，現在東方快爬起太陽，

遠處的雄鷄已開始啼唱，  
我眼中噴吐赤紅的火焰，  
微弱的心靈仍劇烈地跳盪；  
我快要踏上革命的戰陣，  
把滿腔的熱血灑滴地上，  
爲着時代嚴重的要求，  
將零落的骸骨遺散他鄉，  
我請你以後莫把我思念，  
空使眼淚常常浸濕了衣裳。

有一位朋友在前月給我一封信，叫我將信裏面的情節，務必爲他轉寫成詩。上面的詩，就是我依照他的囑付而寫成的。現在他已不在人間，我以此作爲紀念他的悼辭。

##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十二	二	柔溫的	溫柔的
十六	四	哭泣的靈魂竟樂：	我哭泣的靈魂樂……
十八	八	激昂的	激昂的
二七	三	盛夏	夏日
二七	四	霜雪在	的霜雪
四八	四	打濕	潤濕
五二	八	悽愴	悽愴
五五	六	現在在	現在我
六〇	二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

一八五	一四九	一四三	一三〇	一二五	一一六	一〇四	九六	八八	七六	六二	六一
		三	一	一	四	八	三	七	四	一	五

低了一格

抵禦狂暴的

吹削

黑暗

櫻唇

媵媵

掩藏的

記得你

汗暈

汚玷

應提高一格

抵禦那狂暴的

吹刮

黑霧

嘴唇

媵媵

掩藏的

記得你

污暈

汚玷

第一行與第二行應隔開一行  
第一行與第九行應高一格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大洋柒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曹葆華

印刷者 震東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  
內絨綫胡同

震東印書館



四野傳來悲慟的呼聲，  
打不動鐵石鑄成的心腸；  
呼天叫地懇切的哀求，  
抵招引笑聲在空中蕩漾。

於是我熱血在四肢澎漲，  
心中頓起喧天的繁囂，  
幽閑的意志逃入雲霄，  
已往的玄思絕了方向；  
我不能再唱神秘的歌詞，

把個人的歡樂織成花樣，  
我不願獨處幻想的世界，  
將有用的時光擲入虛茫，  
我祇想利用強健的生命，  
爲着大眾把幸福增長。

呵，我現在決心振起力量，  
走入羣衆高聲地呼嚷；  
叫起田間倦臥的農夫，  
喊出工廠裏疲勞的工匠；

那困苦的兵士逃出軍營，

奔忙的車夫齊集街上；

各人提起沉重的斧頭，

肩上抗着尖銳的長鎗，

大家站立在同一的戰線，

向前爭取那「自由」的曙光。

我們焚燒那巍壯的宮牆，

斫殺一切凶惡的豪強，

搗毀層層黑暗的牢獄，

把可憐的囚犯完全解放；  
我們剷除那田土的界限，  
廢去社會上不平的法章，  
遍地插起革命的旗幟，  
使赤紅的顏色反映日光，  
大聲唱出勝利的歡歌，  
那宏壯的聲音能震動穹蒼。

呵，我不害怕隆隆的砲響，  
凶暴猖狂降在我頭上，

寒光閃閃鋒利的鋼刀，  
惡毒無情刺進我胸膛；  
我知道建築「平等」的臺閣，  
要無數的頭顱填起高牆，  
洗滌大地上腥羶的污穢，  
需用青年們赤紅的血漿，  
看歷代革命成功的光榮，  
誰不是億兆生命的代價。

呵，母親，現在東方快爬起太陽，

遠處的雄鷄已開始叫唱，  
我眼中噴吐赤紅的火焰，  
微弱的心靈仍劇烈地跳盪；  
我快要踏上革命的戰陣，  
把滿腔的熱血灑滴地上，  
爲着時代嚴重的要求，  
將零落的骸骨遺散他鄉，  
我請你以後莫把我思念，  
空使眼淚常常浸濕了衣裳。



有一位朋友在前月給我一封信，叫我將信裏面的情節，務必爲他轉寫成詩。上面的詩，就是我依照他的囑付而寫成的。現在他已不在人間，我以此作爲紀念他的悼辭。

##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十二	二	柔溫的	溫柔的
十六	四	哭泣的靈魂竟樂……	我哭泣的靈魂樂……
十八	八	激昂的	激昂的
二七	三	盛夏	夏日
二七	四	霜雪在	的霜雪
四八	四	打濕	潤濕
五二	八	悽愴	悽愴
五五	六	現在在	現在我
六〇	二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	離開你嫵媚的影兒

一八五	一四九	一四三	一三〇	一二五	一一六	一〇四	九六	八八	七六	六二	六一
		三	一	一	四	八	三	七	四	一	五

低了一格

應提高一格

抵禦狂暴的

抵禦那狂暴的

吹削

吹刮

黑暗

黑霧

櫻唇

嘴唇

媿媿

媿媿

掩藏的

掩藏的

記得你

記得你

汗暈

污暈

汚玷

汚玷

第一行與第二行應隔開一行

第一行與第九行應高一格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大洋柒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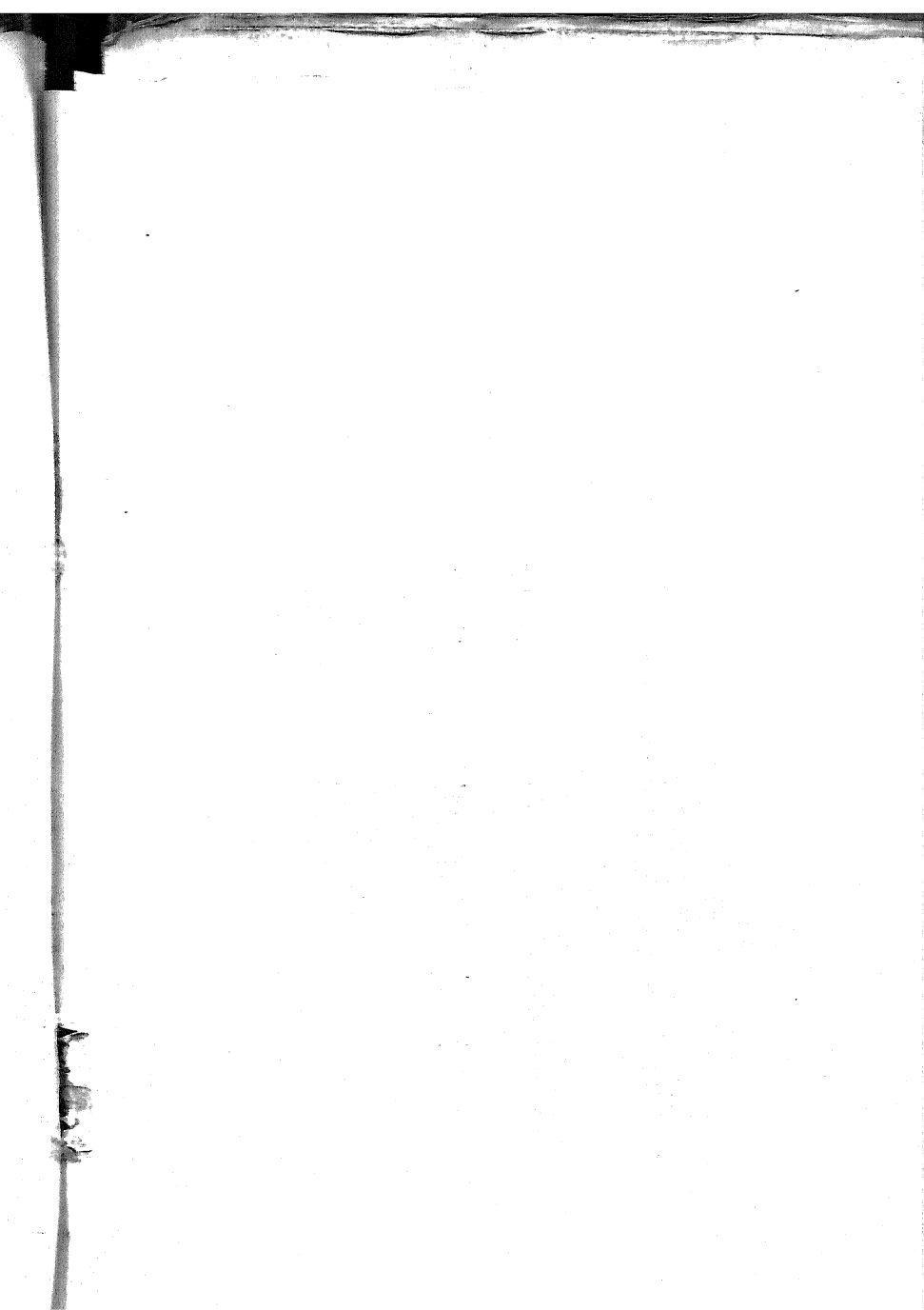
著者 曹葆華

印刷者 震東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  
內絨綫胡同

震東印書館







20500

寄诗魂  
曹保华 著



S48  
142-7  
2:

1955	1956	2.15	

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庫